

飞龙人主张琏

主编：陈秉汉 著
邓开颂 余思伟



广东饶平客属海外联谊会

饶平客家丛书

飞龙人主——张琏

陈秉汉 著

主编 邓开颂 余思伟

1

广东饶平客属海外联谊会

1993. 12

准印证: 94 准印字第 40 号

饶平客家丛书
广东饶平客属海外联谊会 编
主编 邓开颂 余思伟

飞龙人主 —— 张琏
陈秉汉著

广州风行信息有限公司排版
中山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40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工本费: 7.00 元

序

薛 汕

这几年，在南海之滨的汕头地区，前所未有的地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通俗小说，每部不是几千字的小作，而是几十万字的大作。我接触到的有：王川的《海禁泪》，已经在香港出版了；周镇昌的《无敌鸳鸯腿》，已经拍成宽银幕的电影（电影脚本系通俗小说的一个品种，见拙作《通俗小说的概念》一文，刊1988年10月湖南《大世界》双月刊）；黄朝凡的《翁万达传奇》、黄树钊的《白玉虎传奇》也出版了。陈秉汉的《飞龙人主——张琏》已在《汕头日报》《珠江》杂志连载（名为《飞龙人主》和《南天飞龙》）。至于我没有接触到的，恐怕仍有，恕见闻不周。

这一现象说明：在经济改革、开放的生产力解放之下，物质基础的变动，使精神文明急剧地升华。通俗小说的兴起，反映了这一客观事实。至于这些作品，虽然大多采取的是历史的题材，却绝不是离开现实，而是有了新的醒悟，用以检视与总结过去所凝聚结成的事件。用浅显一点的说法，就是以新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物，要公允与尽可能准确来加以评价，目的无他，以励来兹。

这个地区的作家站出来了，值得祝贺！

我在给蔡泽民的《潮州风情录》所写的《序》中，曾经对“民俗文学”议论了一下。“民俗文学”有异于“俗文学”，过去几乎很少人这

么说的，我从 Folkere 一词的意义出发，按中国目前的具体现实，认为应该这么称。最近，我主编的《现代俗文学家辞典》一书，又采取这个做法，在俗文学家、通俗小说家之外，还有以民俗文学家定称，用以概括民俗与文学的不可分，又与“俗文学”有异同，可以并立并存。

我的这一意见，出于科学的分析。最近读到台湾在 1988 年 8 月《文讯》第 37 期的“民俗与文学”专题座谈上，好几位专家教授的发言，不谋而合。他们的发言，见到不易，权引一二。

庄伯和说：

“一，从文学作品中找出民俗的有关的资料。二，民俗绝对会影响文学，尤其是文学运用民俗的素材。三，有一个现象，文学可能影响民俗，例如《封神榜》是属于道教的文学作品，但此书流行之后，便可能在民间信仰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周纯一说：

“民俗文学与正统文学，其间最大的差别乃是在于，那一种被当代文人肯定为正统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民俗文学与正统文学往往成为一个循环。”

至于民俗文学在写作上的运用，李丰懋举了四个方式：“一，一种装饰性的情节。二，气氛的制造。三，作为一种比喻象征。四，推动情节。”我这里介绍他们的见解，不等于赞同看法，而在于说明“民俗文学”这一事实。虽然在“民俗文学”的解释可能不一样，但民俗与文学的关系，以至“民俗文学”可以成为科学的界义，并没有分歧的地方。

民俗与文学是浑然一体；

民俗的素材成为文学的构成部分；

民俗的现象在文学中得到表现而且反过来成为民俗；

民俗还得靠文学的力量的传播、流行；

文学的源泉在民俗，从口传到书面。

在这儿，不再阐明个中道理。我提到这些，在于帮助理解：民俗学是个学科，研究有关民俗的原理，系逻辑之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从不同角度和体系来处理人类历史、社会风尚等极其复杂与交叉的问题。可是民俗所具有的形象，成为文学，与民俗学不同体系，民俗文学有其特点和性能，在效果上，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一首嫁娶的歌谣，民俗学与民俗文学，就其内容就有各自的分析、评价和归类了。

民俗文学之中，如蔡泽民的《潮州风情录》是民俗现象，用文学的笔调加以记录和描绘，不构成文学所应具有的要素，是一个模式；陈秉汉的《飞龙人主》则说明文学的要素，是通俗小说的写法，却充分地把民俗溶会其中，是一幅难得的“风情画”，可以从中进行民俗的研究，但这不是目的；而在于通过这些，使塑造的人物，在一定的环境里生活，也包括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风尚，使故事不是驾空，而在实际上活龙活现，让读者通过所描绘的现象，享受艺术的效果。

这是民俗文学的又一个模式。

陈秉汉这部小说，写的是明季又一位英雄人物张琏，他同王川在《海禁泪》写的英雄人物林凤一样，为张琏平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这部书写到怎样一个广度和深度，人物刻画得如何，故事是不是很动人……这一些，都留待读者去评价。我这儿所要说的，还是历史事实，以及怎样看张琏其人。

过去的“史”“录”以及“府、县志”一类的书，对张琏大多是贬为“剧盗”的，虽然如此，即使诅咒，也难以掩盖事实。可以从反面的记载中，看到他英勇善战，威武不屈，机智多谋，与民生聚，十分深得人心的事迹。这是一位好领袖。现在录《饶平县志》和《潮州府志》断片以见一斑：

“嘉靖三十七年，上饶张琏聚众倡乱，会三省官兵平之。”

“张琏饶平乌石村人，性狡黠，初为库吏，盗官银，杀人生命，投宿贼郑八为乱。阴刻石曰：‘飞龙传国之宝’，投诸池，伪与众渔得以出，众视之，大惊以为帝王符也。于是大埔贼萧晚、罗袍、杨舜，程乡贼林朝曦，小靖贼张公佑、赖赐、白兔、李东津等相与歃血推琏为长。知县林丛槐往抚之，为所拘。五月琏自称飞龙人主，改元造历，开科置官，封罗袍等为王。”

“六月其党郭玉镜卖琏缚之以降，斩首六千六百级，收降男妇一万五千余。”

“王伯宣张琏党，曾入海导倭犯潮州，牵官兵不相救，势甚猖獗。及张琏被擒，伯宣素枭黠难制，闻琏已官军所缚，欲生劫以归，乃伪射书城中从知府何镗乞降。佯许之，令同数骑入，遂以擒伯宣。”

这是在 1558 年明季所发生的事情。从短短的引文中，这“剧盗”竟：其一能称王，劳驾“官军”围剿；其二，附从的人之多，光被害就以千计，被掳以万计；其三，在围剿中，被郭玉镜出卖生缚；其四，他的部党，为救他而被擒……这就说明“盗也有道”，绝不是“官方”所诬蔑、诋毁所能了之。

这是一场斗争，反映了明季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地主官僚害怕所统治的江山崩溃，于是对海外交往、海上贸易充满了恐怖，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这就引起反封建主义剥削的“芸芸众生”，不能不谋求出路，有的走私、以货易货营利；有的铤而走险，拉帮结伙以反抗“官军”的镇压，至于伪装“倭”犯，在于哄骗朝廷，更是形式多样，贯穿在“反海禁”的较量里。上山为王，下海为“盗”，也有上山下海兼而有之，可以说英雄辈出，史不绝书。

当然，镇压政策是很严厉的，大多是起义失败了。哪里去，不死的就出走海外，林凤如此，张琏也如此，海上蛟龙，都在海外建立了大业。

这说明他们不是“剧盗”，而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

至于张琏被缚，是不是被磔了呢？传说纷纭。梁启超引《明史》《通鉴》等出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其中有“三佛齐国王张琏”词条：

“王广东饶平人，本剧盗，明嘉靖末作乱蹂躏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势极猖獗，合三省会剿，调兵二十万，凡三年乃平之。官军报捷，谓已获巨魁就戮。万历五年，有商人寓旧港者，问其王，则琏之。盖败后潜逸，倡以力据此国云。旧港即三佛齐，爪哇灭佛时更此名。”

三佛齐即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一带。这个国王张琏，不会是同名，记载得很清楚。但是不是他本人，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假如是本人，则被缚被磔的可能是另一个人充代，而他流亡海外；假如不是他本人，则被缚被磔以后，他的部属流亡出来，就以他的名字行事，意在义举的精神不灭。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合乎中国人民笃义的传统道德。

陈秉汉没有写张琏在三佛齐的事，如果写，可能很费事。但不写，张琏也存在，也所以证明英雄不是气短，而是气长。人民的愿望是要英雄气长。

张琏的起义失败了，轰轰烈烈的雄心伟业，永留在人民心中。这部小说写的正是人民心中的怀念，从实地勘察和无数的传说所得到的加以集纳，再创作而成，真是历历可闻，犹在眼前。

张琏的义举，比李自成早七十年左右，可知当年人民确在水深火热之中。明王朝的摧枯拉朽，难免灭亡仅是时间的问题。张琏可以说是前仆，李自成是后继。他俩有好些地方极其相似，张琏一登王位，封建主义这一套用上了，不能不削弱“为民立命”到底而不得中溃；终于亡命海外，只能作为“飞龙人主”的尾声。而李自成呢，一登王位，垮得更快，终于不得不“流亡”中身亡，让人民所幻想的也破灭了。

这里有个问题，从性质上，领导人民起义，在中国这个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土地上，是解放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应该说是很意义而且对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推进，也是有作用的。可悲的是一旦用封建主义的制度、方法，称王称帝，不能不是封建主义的另一继承人，迈不开腿，毫无异议的必要走到另一个反面，不是为人民生息解去重压，而是一无所成。张琏到三佛齐作国王，作开垦的殖民伟人，是另外一回事，要是仍在中土，也难以长存。李自成的悲剧，以及后来所有农民起义有个同一规律，找不到什么出路。

往者可鉴，来者可追。历史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了，封建主义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却带来一定的民主，又与科学俱来。

这不免想到反帝反封建，从五四运动就喊开了。当时还提出民主与科学，路漫漫兮其修远，七十年来的路程，不论长短似乎还是这个社会的时代主题。

这些是余话了，聊以共同反思。

1988年10月6日北京

雄踞柏嵩关 辗战闽粤赣

余思伟 邓开颂

当我们在儿时，老人们就讲述过“乌石埔十八花缸银”、“张琏称帝”、“张琏赶石”、“泥鳅精”等神奇传说。老人们讲得绘声绘色，出神入化，孩儿们听得津津有味，奇趣无穷。……

这仅仅是家乡世代相传的神话？抑或是历史上真有其事呢？

当我们进入高等学府研读史书时，从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正史的《明史》中发现了“大盗”张琏的大名，才解开了这一历史疑窦。

今日，当我们站在粤东雄关——柏嵩关，阵阵松涛似向我们诉说四百多年前轰轰烈烈的历史故事；我们的脚下，踩着当年义军留下的残垣断瓦，似乎看到“车辚辚，马萧萧”的义军队伍，金戈铁马，矛戟森森，气吞山河，正是：

张琏天兵威声震，三省官兵忙折腾；

柏嵩雄关飞龙主，今日只能废墟寻。

陈秉汉先生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飞龙人主——张琏》，给读者展示了一个有血有肉、七情六欲的义军首领张琏，根据历史背景和小说情节的需要，构画出一呼百应、谋略双全的大将风度的一面，又细腻地描写出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另一面。

那么，历史记载中的张琏是怎样的呢？我们仅能利用极有限的历史资料作叙述。

一、嘉靖年间 政治腐朽 民生涂毒 群雄并起 各据一方

明太祖朱元璋于 1368 年建立了明王朝，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后，进入了明世宗统治的嘉靖年间（1522—1566 年）。这时期的明王朝，因统治者的贪婪掠夺、残暴压迫激发的十六世纪初刘六、刘七领导下全国性的农民大暴动和地方藩王的叛乱，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为缓和社会的紧张局面，巩固统治地位，明世宗试图革除一些弊政，不期引起了内阁两派势力的纷争。双方为争夺大权，互相倾轧。

内阁的纷争，直接导致政治上更加混乱，官员贿赂成风，专横跋扈。嘉靖时的内阁在严嵩专权的二十一年间尤为突出，出现这样的局面：“凡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将弁惟贿嵩，不得削土卒；有司惟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离”（《明史》卷 209《杨继盛传》）严嵩倒台之时，贿赂的黄金有 30 万两，白银 200 万两，及大量的田园和无数的珍宝。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身为丞相的严嵩如此，他所任用的各级贪官污吏，如何鱼肉人民，吸取民脂民膏，可想而知了。

张琏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明朝著名政治家张居正（1525—1582 年）一针见血指出，“吏不恤民，驱而为盗，此皆酿祸之根。”（《皇明经世文编》卷 326）

地处闽粤交界的饶平上饶区，人烟不多，土地贫瘠，人民的生活本来就够穷困，加上贪官污吏的不断搜刮，如雪上加霜。

在饶平北部西岩山东麓，离柏嵩关东南面十余里有一个僻静的小山村，这就是张琏的出世村——乌石村。

张琏自幼聪颖，胆识过人，青年时，来到三饶县衙任库吏。穷人有难，侠义心肠的张琏利用职权之便，将银两、粮食接济，后为官府觉察追捕，他一不做二不休，杀死追捕的巡捕，然后投奔到刚毅勇

为的客家郑八处，商议如何对付官军。

备受苦难生活煎熬的广大劳苦大众，象一大堆等待点燃的干柴。如何把他们号召在自己的旗帜下共同对付官府？张琏苦思冥想，终于眉头一皱，计上心头。

1558年（嘉靖三十七年）的一天，张琏预先将刻制好的“飞龙传国之宝”的石玺投入池中，然后从池底里捞起来。张琏向众人神秘宣称，此石玺是他泅水时得到的。众人仔细审视，惊呼：“此帝王符也。”以为张琏乃吉人天相，纷纷歃血为誓，推张琏为首领。

闽粤赣相交界的各地，浩荡的皇恩从未光顾这些贫困山区，不堪忍受的农民们纷纷揭竿而起，大埔的萧晚、罗袍、杨舜，程乡的林朝曦，小靖的张公佑、赖赐、白兔、李东津等各据一方，聚众起事，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

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如地下岩熔在喷突，在运行，随时会裂空奔涌而起。

二、张琏起义 声势浩大 威及三省

历时五载 震惊朝廷

张琏被推举为首要后，公开树起反明旗帜，惩贪官处污吏，在上饶区声势日益浩大。

知县林丛槐眼见起义烈火愈燃愈烈，仅有的那些官兵对此束手无策，若前往镇压，无异于杯水车薪。知县只得硬着头皮，学着皇帝老儿的花招，带着酒肉三牲前往张琏处安抚。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哪会安什么好心。张琏嗤之以鼻，一声令下，将知县林丛槐捆绑起来，严严实实地教训了一顿。

出生于乌石村的张琏，深谙柏嵩关是闽粤交界的咽喉，进可攻，退可守，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于是，他带领农民起义军到柏嵩关安营扎寨，操练兵马。同时，张琏派人四出与各地义军首领联络。

各地义军首领早已惊悉张琏得到“飞龙传国之宝”，替天行道；又闻张琏深孚众望。领兵有方，都非常钦佩张琏的智勇双全，他们一致推举张琏为王，歃血为誓，兵马听从张琏调遣，并巩固各自根据地，遥相呼应，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各据巢穴，势成犄角”。

在张琏起义后的第二年（1559年，即嘉靖三十八年）五月，起义军不断积聚力量，声势日大，军威日壮，为统领好这支起义大军，张琏公开称帝，名号“飞龙人主”，年号“龙飞”。

《西游记》中火眼金睛的孙大圣在威仪森严的天宫对玉皇大帝老儿说了一句俏皮话，“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张琏“黄袍加身”，敢于和明皇帝分庭抗礼，其胆识和气魄是令人惊叹的。

张琏称帝后，也以封建王朝的那套程序来办理，他“改元造历，开科置官”，用公开比试的竞争选拔官员，设置十三道都督、阁老、翰林等，可见张琏并非一介武夫。他还封萧晚、罗袍、杨舜、林朝曦、张公佑、赖赐、白兔、李东津等各路首领为王。接着筑城八十余座，占有三县之地。起义军有多大势力，影响如何且看史书所载：“（张琏）僭帝号，改元署，官所居有黄屋、朱城二重，聚众十万，纵掠汀漳延建连城及宁都瑞金，攻陷云霄、镇海卫、南靖诸城，三省骚动。”（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抚》）

据遗址考证，在乌石村后的乌山埔，是张琏起义后创建的皇城遗址，至今还可以找到宽厚的城墙砖，据说这些砖是从福建南靖运来的。在村子的前侧，有古祠遗址，祠内存有二根石柱，祠前有一对旗杆石，大门口前有一对石猛兽。

在柏嵩关今张巷田山埔，有一处十几亩宽的平地，还存有手掌厚的瓦片，这是宫殿的残迹。在对面岩下，有一山洞，洞底平坦，有泉涌出，这是张琏曾经议政的洞府。

群山巍峨，人烟并不稠密，道路并不顺畅的柏嵩关，居然十万兵马安营扎寨，拱卫在“飞龙人主”张琏宫殿的营寨数百座之多，这不仅是上饶区的旷古奇观，更显示出张琏带兵布营的将帅之才。

从 1559 年(嘉靖三十八年)张琏称帝至 1561 年(嘉靖四十年)这三年间,是起义军势力最鼎盛的时期。

尤其在 1560 年,起义大军主动出击,辗转闽粤赣三省边远地区。三月,张琏引来海上义军数千进攻平和县城。五月,张琏带二千余人袭击攻陷云霄城,接着又攻破宁德、福清、永福诸邑。纵横驰骋,又连续攻陷汀、漳、延、建、连城及宁都、瑞金等地。闽、粤、赣三省大为震惊。

中国东南农民大起义的烽火,引起明王朝的严重关注,福建巡抚游震德,奉旨调动、指挥王豪统三卫军,与福州通判彭登瀛领乡兵联合征讨张琏义军,均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

三省巡抚为之惊愕,商议结果,认为长期出没山林、以强悍凶狠著称的西南边陲的狼兵宜征宜战。双方交战结果,狼兵大败,落荒而逃。

在三省边区义军相互呼应,在海上张琏命党羽骚扰,如张琏命令王伯宣带领海上义军进攻潮州城,后又一直打人海丰县,造成“山贼方炽,海警频仍,首尾牵制,时事艰难”(《惠州府志》卷 5)的统治者顾此失彼的狼狈局面。

张琏义军所向披靡,如汹涌的大潮,猛烈冲击支撑明王朝的南天之柱,危及明世宗的统治地位。

明世宗如热锅上的蚂蚁,急速传旨三省,调精兵前来征讨。两广巡抚张臬,平江伯陈圭应旨调集三省兵力共七万六千多人(一说二十万人)围剿,以都督刘显、总兵王宠,参将俞大猷、钟坤秀为统领,参议冯皋漠、金事皇甫煥、贺泾、张冕为监军,水陆七哨,准备同时进攻。

大兵压境,义军严阵以待,官兵多次进攻未果,不得不佯装退却。1561 年 8 月,当张琏率部分义军外出,明朝名将俞大猷得到这一情报,他提出“宜以潜师捣其巢”的谋略,一部分乔装的士兵趁林密山高,混入义军营寨。俞大猷迅疾引一万五千精兵悄悄登上柏嵩

岭，居高临下，里应外合。张琏闻知后院起火，赶回营寨。

俞大猷首战攻克数座营寨，一千二百多名义军战士壮烈牺牲。张琏命义军闭营坚守。明军用计引诱义军出战，正当明军与义军正面激战时，部分明军却从阵后包抄。张琏最得力的主将萧晚（即萧雪峰）和罗袍不幸被擒。

义军连连失利，只好且守且御，“官兵逼贼营，望其城栅甚丽，旁环以小寨，无虑数百，遂进逼城栅，遣别将以火攻之，风顺火炽，焚贼寨殆尽，贼大溃。”（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抚》）明军用灭绝人性的做法，放火烧山，焚毁义军营寨，几年苦心围剿就此得逞。

但明军四处搜查，并没有查获到张琏。一直到第二年（1562年）六月，按一些史书所说，张琏被部下郭玉镜缚住投降明军，张琏和他的几员主将萧晚、罗袍、赖赐、张公佑等斩首示众。但张琏是否正身却是个历史之谜，留待下面再述。

封建统治阶级对义军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张琏手下将领被处死外，还有六千六百多名义军被杀戮，另有一万五千多名男女被逼降。（顺治《潮州府志》《张琏之变》）义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松涛呜咽，关山震怒。

正当义军大本营陷入绝境之时，在外的张琏手下猛将林朝曦等率领部分义军攻打延平、建安。城坚未能破，义军又漏夜连破庆源、龙泉二县，获得战利品甚多。义军大本营失利后，林朝曦带领所属义军聚集黄积山，准备积聚兵力，重整旗鼓，与官军决战。但毕竟大势已去，在明军重重包围圈中，林朝曦只好带领少量义军杀出重围，但最后还是落入前堵后追的明军手中，光荣就义。

张琏起义前后历时五载，屡屡击败前来围剿的明军，又频频出击连连攻陷数十座城池，战绩辉煌，功勋彪炳。尽管封建统治阶级在史书上咒骂其为“贼军”、“大盗”，但却无法掩盖这些历史事实。

千秋功罪，谁人评说应该是我们！理直气壮还原历史的原来面目。

正如前述，张琏是否被部下郭玉镜绑去受降，迄今，这仍是一个千古之谜。

当代史学家在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不约而同把张琏作为冲破明朝海禁政策，率领船队远涉南洋经商的海商集团。《中国名人大辞典》记张琏“潜逸入海，夺三佛齐（即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自为国王。”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将张琏列为“殖民伟人”。

义军失利，张琏潜逃海上，飘泊重洋，后在旧港自立为王，这完全有可能的。张琏举事之后，历来重于海陆同时进攻，又多得海上义军（史书诬之为“倭”）的粮饷支持，这为他逃逸海外提供了有利条件。

历史是一部长卷，是由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画面组成的。十六世纪中叶历时五年的张琏大起义，不仅在明朝的史册上画上重彩，而且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也留下了痕迹。

《飞龙人主——张琏》一书与读者见面了。这里我们要感谢陈秉汉同志的辛勤劳动，还要感谢上饶客区六镇政府和饶洋瓷厂詹表厂长的热心支持、慷慨捐资。张琏是我们的先辈，他的英雄事迹将会激起客家后代的自豪感和奋斗精神，对家乡的两个文明建设起着促进的作用。

1993.12 于广州

目 录

序	1
雄踞柏嵩关 边战闽粤赣 (代前言)	7
雾锁驿道	(1)
地牛换肩	(8)
土山皇帝	(20)
神秘相士	(33)
乱世知己	(40)
七夕聚会	(51)
儿女情缘	(57)
中元盛会	(76)
飞天噩耗	(91)
血洒上元	(98)
绣楼春夜	(103)
银库飞迁	(110)
虎关奇遇	(117)
酒鬼说亲	(130)
乞丐闹婚	(137)
山城雷雨	(148)
龙归大海	(157)